

【民间忆旧】

70多年前的 晨光茶社

□亓昌平 孙小林

在老济南要想听相声,真正上档次的地方,还是大观园里的晨光茶社。晨光茶社坐落在大观园东门的“狗不理”包子铺北边,这里不是大布棚地,而是个小型的演出场所。虽说叫茶社可并不卖茶。

晨光茶社有个小舞台,台下摆放着长条凳子,观众总是满满的,好多人来晚了就站在凳子后头听,只要不坐下就用不着花钱。在这里演出的演员,现在说起来都是“大腕”级别,如马三立、李寿增、刘宝瑞、高桂清、赵振铎、李伯祥等相声名家那时候都来过。晨光茶社是由相声大师孙少林先生于1943年所创办。孙少林的艺名叫“大菜子”,来济前是天津红极一时的相声演员。临来济南时马三立对他说:“去济南发展我支持你,可不能再叫大菜子的名了,我送给你两句话吧,希望你‘三拳打出少林寺,一炮走红济南府’!”大菜子听罢心领神会,于是给自己改名孙少林,1943年他创办的晨光茶社开张营业,很快叫响泉城,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那时候我年纪小,时常到晨光茶社听相声,听过孙少林的《卖布头》、郭宝山的《学京剧》、李伯祥的《报菜名》。那时候李伯祥年纪小个头又不高,茶社门口的海报上根本不写他的名字,总是写上“小神童”三个大字。再一位演员叫袁佩楼,他祖籍天津,上世纪40年代初来济南演出,以“文活”见长,吐字发音颇具韵味,加上他文质彬彬又有学者的仪表,在济南结交了不少大学的讲师教授,都与他成为好朋友。他和搭档赵兰亭合说的《歪批三国》、《抚瑶琴》、《下象棋》等传统段子,让观众百听不厌,回味无穷。

孙少林的相声艺术高超,在戏剧、曲艺圈内人缘又好,结交了许多好朋友,袁派铜锤花脸唱腔创始人袁盛戎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有一年袁盛戎先生在北洋大戏院演出,这天晚上他戏份不重,就决定到晨光茶社去听好朋友孙少林的相声。此时晨光茶社内早已座无虚席,管事的工作人员就把前排的大长凳子空出了几个位子。演出开始后,先由几位演员表演了几个垫场节目,紧接着孙少林和搭档刘宝瑞登台亮相,那天他俩表演的是传统段子《铡美案》,这个段子没有好嗓子好身段是绝对不行的。只听孙少林唱道:“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上……”立时全场掌声和叫好声震耳欲聋,随着刘宝瑞的一句“唱得不错,还真有味”,孙少林接着唱道:“……秦香莲三十二岁,状告当朝驸马郎……把状纸押在了我的大堂上……”孙少林唱完这一大段,黄豆粒大的汗珠子早已挂满额头,此时他又加了一句:“观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掌声”,紧接着他又向坐在前排的袁盛戎先生问道:“袁先生,你听我唱得还像你吗?”观众们听了他这句话,才知道袁盛戎大师就坐在前排,全场观众可真炸了锅,纷纷站起来面朝观众连声说“谢谢,谢谢”,然后他又对台上的孙少林说道:“唱得好,唱得好,唱得比我都好……”此情此景在当时的济南府传为佳话,晨光茶社的名声越来越大,来听相声的天天排起长队。



台儿庄巡礼的途中,她遇见躲避战争返回家园的两个老太太,通过对话反映战争对无辜百姓的伤害。一位叫王平山的老头向她讲述了自己家儿子在大战中幸免于难,号召国民要积极抗日,鼓励孩子积极参军报效国家。林维钦不时地向他们讲述自己所见所闻的一些英勇杀敌的事迹……在谢冰莹的战地报道中,可以体味到她在战地通讯中现场描写和人物对话有机配合,以视觉冲击读者的某种情绪,起到更大的感化和宣传作用,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现场感。

快到暮色苍茫的时候,谢冰莹一行怀着沉重的心情沿着西门大街往回走,乘着夜色连夜返回徐州旋即写出长篇通讯《踏进了伟大的战场台儿庄》、《津浦线上的血痕》、《会见池峰城师长》。

1938年10月24日,周恩来偶遇白崇禧时,曾专门探讨台儿庄大战的得失。周恩来说:“没有民众的支持,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在众多的民众中,有一位无名老太太最具代表性。从《会见池峰城师长》这篇新闻报道中我们得知:谢冰莹在采访31师师长池峰城时,池峰城赠给她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两具女尸,其中一具正是这位无名老太太。谢冰莹在报道中详细记录了这位无名老太太的贡献——池峰城说,日军曾想利用她侦探我后方军情,不想老太太爱国不惜牺牲生命,最后惨死于倭寇之手。没有千千万万的牺牲,哪有“胜利之花”。

下几根枯柴般的骨头。”谢冰莹特有的女性视角和伤感情怀,使战地报道《踏进伟大的战场台儿庄》注入了浓郁的抒情色彩。

“唉!这一块地方,就是他用来生命换来的!从此我每走一步,必定细细地往地上看。我想到台儿庄的每一寸土,都滴下了我们英勇将士的血,每一寸土,都是他们用性命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夺回来的。我珍视着每一寸土,也留恋着每一寸土,可爱的台儿庄呵,暂时你虽然成了废墟,成了焦土,但战士的鲜血,开放了胜利之花,等把敌人都消灭时,你很快就会繁荣灿烂起来的。”她把文学语言融入到新闻写作中,处处呈现着散文笔调,用自己简洁、明快、生动的风格为报道文学开辟了新径。

在向导师林维钦的引领下,谢冰莹走进战时曾作为敌军司令部的天主堂,见证了国军夺取这块阵地的激烈和残酷。行走一座炮楼前,得知4月5日黄昏,为了守住这个炮楼,三个班的战士为之壮烈牺牲。谢冰莹边听边记,感动得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低下头来,默默地向着埋葬在这炮楼下的烈士致哀。此情此景深深地触动了她,她满怀深情地写道:“台儿庄的每一寸土,都滴下了我们英勇将士的血,每一寸土,都是他们用性命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夺回来的”。血与火的洗礼,使台儿庄这一繁荣富庶的运河古镇成了一片废墟,留下的只是“满目凄凉而又悲壮的印象”。



与台儿庄大战 女兵作家谢冰莹

【人物撷英】

□李海流

到台儿庄仅仅三里路,林维钦开车拉着他们3人很快就到了整个被毁坏的台儿庄。

他们一行走进城里,踏着一堆堆的瓦砾,一片片的焦土,走过了大街,又穿过小巷,除了邮局一间房子还站立着,其余房屋残垣断壁。眼望着这满目凄凉的碎瓦颓墙,谢冰莹触景生情,心里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凄怆和悲壮!“我仿佛亲眼看到了成千成万的战士,在和敌人肉搏冲锋,听到他们‘前进!杀呀!’的呐喊!在一具尸体没有埋好的墙角边,我站住了,一双手掌和脚出现在土堆外面,肉被狗咬去了,只剩

【老照片】

难忘白彦县

□王全荣

我十九岁时,由原山东省合作事业管理局分配工作,于1952年8月13日告别了家乡济南,被分配到了原白彦县县联社。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当时专区合作社雇了一辆人拉地排车,拉着我和另外一位同志,由滕县向东走去。走着走着,看到了山;走着走着,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山,一直到五十里路之外的山亭,我被安排在县联社计划股做统计工作。

当时的县联社,担负着全县纵跨南北130多里的14个区所有农产品的收购以及全县人民生活、生产资料的供应任务,我经常得去各区的基层供销社去检查、督促各区的供销情况和定报表。那时候交通极不便利,骑自行车得绕很大的弯子,我常常靠两条腿翻山越岭,还得背着自己的被褥行李。大部分时候路上一个行人都遇不到,就这样走遍了全县的14个区。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随县里的工作组深入到各村号召农户加入“互助组”时,轮流分到多家农户去吃饭。住的时候,由当地民兵组织发给我们每人一支长枪,枕着枪在农户家里睡觉。

1953年9月,白彦县撤销,我们计划股的同事们被调往四处。这几年孩子常开车带着我回去,把原来白彦县境内所辖的14个区全走了一遍,可我还是想念我的老同事,常常看着老照片唏嘘不已,真希望能与他们重逢啊!(照片拍摄于1952年,左一为作者。)

【有此一说】

以地名命名的『泰安』号 北洋舰队中唯一

□彭均胜

北洋舰队是清朝后期建立的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在其50多艘舰艇中,有艘名叫“泰安”号的运输舰,是北洋舰队唯一一艘以地名命名的舰艇。

世界各国的海军中,军舰名通常以该国重要地名、著名人物的姓名命名,而清朝海军军舰的命名则与众不同,主要是将同级或同类的战舰,以一个字贯穿各舰舰名,如“远”字号:“定远”、“镇远”、“济远”、“经远”、“致远”……“镇”字号:“镇中”、“镇边”、“镇东”、“镇西”……“广”字号:“广甲”、“广乙”、“广丙”(该字号军舰原属广东水师)。

舰名通常取威武之词,北洋海军的主要战舰名字都是北洋重臣李鸿章亲自命名的,如“致远”舰就包含了乘风破浪、势不可挡的意思。地名不是军舰的主要参考因素,而“定远”号、“镇远”号战列舰名字尽管与定远府(今安徽定远县)、镇远府(今贵州黔东南州镇远县)能够对应起来,但目前

尚无资料证实李鸿章命名二舰时取自定远府和镇远府。

“泰安”号运输舰不是李鸿章命名的,而是由其娘家福州船政局命名。泰安因泰山而得名,“泰山安则四海皆安”,寓国泰民安之意。福州船政局由清末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于1866年,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军舰生产基地。后在继任船政大臣沈葆楨的苦心经营下,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厂,建造各类舰船40余艘,其中在历史上比较有名、参与甲午战争的“靖远”、“平远”、“威远”、“康济”等都出自该局。“泰安”舰为福州船政局所造的第19艘舰。1876年7月10日开工,1877年5月3日完工,造价16.2万两银,编制98人,管带为吴世忠。完工时由于船政经费紧张,没有配备任何武器。

“泰安”舰建成后不久,被调往山东烟台驻防,后来成为北洋海军的一艘专用运输舰。北洋海军时代,由于北洋海军内大量的旧式炮艇建造时就

考虑到了运货功能,设置了大型的货舱,而且必要时还可以获得招商局轮船的协助,因而海军中专门的运输舰数量不多,主要有“利运”、“海镜”与“泰安”三艘。

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政变,“泰安”舰担负着当时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藩属国朝鲜的袁世凯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之间情报的运输任务。1892年,“泰安”号从北洋海军转调入轮船招商局,甲午战争中被雇佣于运输,因此未能参加甲午战争。1896年因舰况太差而拆去动力和上层建筑,改成海港里的趸船。民国后“泰安”舰成为浙江省水警舰,曾被籍贯为泰安的直系军阀孙传芳征用与北伐军作战,1927年3月21日在南通被广东海军俘虏;抗战时期为防止日军登陆,于1937年在镇海甬江口自沉,用于阻塞航道,也算是成全了其抗御外侮的历史使命,虽命运极其曲折,但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美好篇章。